陶文毅公全集

陶文毅公全集卷四十二目錄

文集　書後
　　跋

尙書辨僞跋

古文尙書之僞自吳才老朱晦翁發之其後論者益衆若吳澄書纂言及吾鄉羅喻義是正一編皆止注今文删古文不錄雖各自有見然要書不立無以斷獄梅鷟尙書考異閻若璩尙書疏證則又專攻古文於今文鮮所發明陳第毛奇齡之屬復起而持其長短迄今談者無以别黑白而衷一是也石嶺唐先生是編於今文亦加疏釋特意在古文句梳字篦審音叩節以排之故以辨僞爲名其

中精義層出能使讀者渙然相說以解如辨虞書不宜稱古舜夏書不宜稱古禹伊訓於嗣王之前不宜有暨湯之語旅獒在武王之世不宜有太保之目皆直捷了當南山可移此判不移而其有功名教者尤在辨虺誥泰誓之文以爲湯方口實是懼而虺懼于非辜畏禍叛君口實甚矣聿求元聖與之戮力幾疑五就桀將計出反間誓師稱王猶儼然吳楚之僭號將哉弗可失豈慮紂改圖耶蓋自僞書行而湯武之心迹不明久矣雖學如蘇軾猶不免有非聖之論毛氏但爲古文辨冤而不知

湯武之寃誰爲之而誰辨之也哉先生惟以今文與古文對較而眞僞之跡自見其所摘發不外本書無考據家支離牽强之習以視梅鷟諸人不啻過之至若危微精一爲帝王心法之要京山郝氏始創異議謂古聖賢口中無此竊謂僞書多取古語足成之人心道心二語見於荀子解蔽篇旣明云道經之言矣精一執中二語亦見馬融忠經安知非出古書而偶遺逸正不必以目見所未及遂並其義理可通者而亦訾之也先生諱煥善化人力學敦行爲吾鄉宿儒其子仲冕孫鑑皆以學行

名於時能世其業云

楊椒山先生手書跋

楊忠愍公手書四種阮芸臺先生得之藏於焦山俾毅烈之氣與海風石色互相映發眞可謂椒山無意合焦山也

陸文恭公手書忠宣奏議跋

座主蕭山陸文恭公生平孤介不妄交游門庭如水澍出門下最早得以時親緒論讀書談藝之下尤肫肫以世道人心爲亟每言雲汀任事宏毅吾所不及澍深以爲愧而仰窺期望之殷不敢不勉公好學不倦日課一詩兼作小楷數十行寒暑無間斷所鈔忠宣奏議一部持擇極精鶴孫持以見示猶儼然想見公之蘊抱不凡無事不以古賢自淬礪至於心正筆正所書四冊自始至終字畫端整無一筆稍懈其堅定不移之概亦於此可徵鶴

孫其世守之勿替

區田觀穫圖跋

區田之法蓋即甽田遺意漢志謂之代田趙過能爲之田一畮三甽歲代處故曰代田是也志言后稷始甽田廣尺深尺曰甽長終畮一畮三甽播種於甽中苗生葉以上稍耨隴草因隤其土以附苗根比盛暑隴盡而根深耐風與旱一歲之收常過縵田畮一斛以上漢武時河東三輔太常民皆便代田爲其用力少而得穀多也嘗歎漢藝文志農家者流書凡數十種必多后稷以來傳授遺言而今皆無考獨賴班志此篇言深耕易耨之法頗詳

惜自搜粟都尉以後無復舉而行之者吳門潘子功甫以名父之子精心稽古既慨然捐其田二千五百畮爲義莊以贍鄉里復舉區田法口講手畫於義莊試行之輒效余得其米嘗爲詩以謝今歲吳民倣其法者漸多當常田刈麥蒔秧時其苗已蓬勃高二三尺許雖有水旱不更憂由此廣之將使盡地力協天時菽粟如水火以惠我農人粒食無窮卽以褎鄙人敎耕所未逮簡便易行孰謂古法不可復哉功甫有說甚晰崑山王椒畦孝廉爲作區田觀穫圖因書前詩其上而綴其緣起如此

以質諸留心民事者

東祝堂遺詩跋

勝國末年楚南當兵燹之衝一時文章之士率以節義自持埋沒不彰者多矣如馮椒公陶仲調郭些庵王而農周仲聲郭幼隗皆名賢大手筆也如吳道行見可子愉古度楊會英嘉生彭日浴孺子陶顯功膚仲張聖型子疇車以遵孝思潘應斗章辰嚴首昇平子瞿龍躍天門石之珉元美季嗣先掛初劉瑄他山廖國遴孟符周星九煙朱慈祚愷郎楊敬華禹心王二南放叟陳來學開之夏光洛梅巢周聖楷伯孔皆焯有才名此內惟平子議論

不能悉淳伯孔以迫脇沒於亂識者惜之其餘則
皆節義文章也二百年來吉光片羽所存無幾甚
至有不能舉其姓名者可慨也夫茲乃復見酒錫
陳先生之詩先生諱宏範長沙諸生慷慨負奇氣
入
國朝洪經畧嘗倚以招撫黃州各寨先生志在靖亂
事訖洪以偏沅副將薦不受飲酒賦詩游詠江湖
間以老此卷爲先生自書東祝堂五言律稾氣格
蒼老拔出於同時竟陵諸子外自成一家書法亦
沈著亦俊快超然入古不落宋以後窠臼想見其

志趣不凡也詩凡四十二首其六世孫庶吉士本
欽懼手澤之湮也重裝爲二軸太原祁學士寯藻
爲之傳而相國吳縣潘公尙書蕭山湯公記之道
州大司空何公歙縣閻學稽公爲之賦詩是亦足
以傳矣本欽復攜以見示因敬識數語以廣吾鄉
文獻之徵云

周文忠公硃卷跋

山陰周文忠公以天啟甲子舉順天鄉試其硃卷藏於家裔孫調梅館余所攜以示余卷每幅墨格有縱無橫長闊頗異於今式面頁號戳及謄錄對讀各關防畧與今同首場四書文三篇易經文四篇第二場論表各一判語五第三場策五道而缺其第四問後數頁每行間多有濃圈密點及評語甚晰考試官用墨筆同考官用藍筆是科順天考試官爲鄞縣李康先句容王祚遠房考則不知何人也卷前幅有總批二段盖兩試官所加又首藝

題前一行有小戳印考試官右庶子李七字而無王殆不可解豈各卷先由兩人分閱而後彙定取中耶公文有眞氣有內心每篇皆有見到語卓然想見其爲人公以崇禎戊辰成進士入翰林癸未同考官闈中竟得嘉定黃蘊生先生與公先後殉國難可謂有師有弟亦洵乎文章有神也因並識於此

朝天宮劉淵然醮壇篆符碣跋

明成祖命道士劉淵然建醮朝天宮淵然刻石爲小碣篆符於其陰猶稱洪武三十五年十月其時成祖甫入革除建文年號也碣藏玉皇像座中五百年來人無知者道光十三年十二月初九日乙巳重修朝天宮像得之復加整理藏內焉

劉淵然鍾山朱湖洞天告行碣跋

此碣亦淵然刻藏玉皇像座中末題永樂四年十一月初十日丙寅於鍾山朱湖洞天告行考史是月已巳甘露降孝陵松柏醴泉出神樂觀殆亦精禋所格歟書云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今重新斯宫亦庶幾爲民祈福之義云爾

光福寺舊募疏跋

光福寺銅像觀音大士於宋仁宗時浮水而來禱雨輒應此冊爲明嘉靖中僧立本募緣疏當時名士往往挂名其間三百年來其徒猶守藏勿替於彼法爲不壞外緣亦足備吳中文獻之一端云

蔣蓉峰箴吏篇四十首跋

右蔣蓉峰太史爲其門人袁君出宰時作也凡於愛民禮士治獄卹災諸要務無不洞悉利弊而尤諄諄於尙廉務實善哉言乎竊謂天下者府州縣之積也我

朝進士釋褐授縣令其上者或由翰林部曹出守郡蓋治民莫親於縣令而察吏莫親於郡守督撫司道總其成而已故守令得人天下可得而治也蓉峰爲崇祀名宦環溪先生之孫世傳治譜自其爲主考學政所至有聲今以二十餘年舊史氏始得

出典郡不可謂非淹滯者矣然苟出其素蘊以繼
文翁召父之後卽由是而封圻台輔佐
聖天子理萬民正百官雖以治一郡者治天下可也今
讀其詩考其言愈有以信夫蓉峰之能爲循吏爲
名臣也因誌數語而歸之
前跋已寫就未及寄去而蓉峰適奉檄權紹興守
下車之始卽重修蕺山書院親課各屬生童口講
指畫夜以繼日復建立育嬰堂增置義學大修三
江閘以興水利凡有益於民繫於士習文風莫不
立見施行如飢渴之於飲食也一時政聲大振溢

於鄉省以勞致疾甫創事遂卒百姓號泣如失慈父母改建五賢堂爲六賢堂奉蓉峰遺像入祀焉計自道光八年四月抵任至七月病卒在任前後不及四月境內大治百姓歌舞洵可謂能行其言者矣惜乎不竟其志無由徧惠於東南之民也爲之於噫不置云

賢母圖跋

賢母圖者本陳居中所作自敬姜至尹和靖之母凡十八人人爲一幅嘉定士民購以進其邑令淡君爲母夫人壽君宰嘉定數年任滿援例爲觀察嘗入都赴選適母夫人七秩嘉人戀戀購是圖以獻比諸閟宮之祝壽母云人孰不欲顯親身爲民牧鐘鼎之養章服之榮皆其所固有所不可要致者斯民愛戴之忱旣以父母之稱奉之於吾而因以推其所自出父吾之父母吾之母尚可以爲吾父母娛求之如不及是謂不以一身之仕達顯其親

而以一國之名譽顯其親乃顯之至者焉君爲予庚午典蜀試所得士暨宰嘉定又值予撫江蘇門人也而兼屬吏其所以發名成業皆母夫人所教予既臚而序之矣雖然予序之百千言猶不若嘉人之一言也君能得此於嘉人則君之實有造於嘉人嘉人之實有不忘於君君之賢果信也於是焉歸善於親而以子之賢益成其母之賢其榮爲何如哉君母生平未嘗至嘉定於閭中諸母髫齔之嘉人以是爲壽亦可謂善頌善禱者歟

聖教序跋

右軍墨蹟貞觀中收入內府者猶三千餘件懷仁當右文之世所見既富持擇亦精湊合展縮妙入神品刻石累年始就黃長睿謂所見右軍遺帖與碑字纖微克肖當時翰林侍書輩競相效學流傳何啻千萬今右軍真跡不可見矣而佳刻亦日亡此本墨光奕奕神采奪目當為武關構紙之遺臨池家其寶諸

黄秋士重寫錫山竹爐圖跋

錫山竹爐圖凡四乾隆中毀於火

純廟命補之永并名山等諸球圖矣黄生復寫此又當爲

聽松庵中添一佳話也

㫋氏族譜恭跋

右族譜從兄蘭江先生所修而　大人參定者也其義例之精筆削之當蓋嘗以呈之當代名公先生皆爲許可鴻篇鉅序詳哉言之可不須小子贅獨念自　吉州公來謄纓舄奕而忝竊清班實自小子澍始自顧謭劣微前人之培植則不至是然遲遲乃應將所謂𭂣其聚以著今日之盛耶先是乾隆乙未　大人以　先大父命家叩人問輯有成帙猶以爲支譜未廣也戊戌乃倡之於族會歲歉中止嘉慶庚申秋闈歸　大人命澍赴茅坪復

議其事適榜發報捷者至議遂定迄壬戌臘假歸甫及殺青綜計始末皆若有數焉使澍得以贊襄其事也此固由　先人默佑之靈而將來族衆之昌熾亦可豫券矣若夫尊祖敬宗收族譜之所以修也諸父兄弟當必深知其意而不僅以譜爲綴拾名字紀輯生沒之具已也小子澍亦惟夙夜識之不敢忘

先贈公萸江制義跋

先贈公生平著述甚富未嘗輕棄其稾言此吾一番心血他日稍暇當删定存之辛酉春不孝偕計北上壬戌成進士入翰林家中賀客雜遝稾爲誰何氏攫去求之經歲不可得不孝追維手澤負𢖍日深今春乃從友人劉冠南秀才假得所鈔制義並記憶夙所誦習者共百餘篇都爲一帙嗚呼

先贈公苦心孤詣淹貫精醇爲文幽杳沈摯力追先輩其視塗模粉飾苟且以弋科名者泊如也當夫握槧懷鉛詞雄薈萃抗心攄愫几馬皆空哲匠

宗工每深詫賞而棘闈屢薦輒外孫山文章憎命達自古歎之矣茲所存不及十之三然觀之者即一滴水可知大海味也不孝日侍左右無能窺見萬一近乃稍有所知而山頹木壞罔極徒悲百年遺稾天留在抱向深山掩淚看讀元好問詩輒盡然不知涕之何從也

陶淵明述酒詩書後

按淵明述酒詩自韓子蒼湯東澗發其端而詞意未悉至以芊勝爲梁孝王羊勝之事以卜生善斯牧爲魏文侯事卜子夏皆牽附無義不如黃文煥注爲善至平王去舊京以下則注家無一得其意者蓋自篇首重離照南陸至重華固靈墳此述晉室南渡之後偏安江左浸以式微素礫皛修渚即子美所謂渚清沙白以喻偏安江左氣象蕭颯也至零陵而王氣遂盡南嶽無餘雲謂零陵也零陵在衡湘間故以南嶽爲言篡弒已成敘述明顯流涙抱中歎以下乃再三反覆以痛之神州獻嘉粟西靈爲

我馴此用穆天子傳西王母諸國獻未獻勿諸事謂西晉全盛時五胡未亂四夷賓服也而今不可見矣次則芊勝亂楚而沈諸梁董師復之謂東晉初有王敦蘇峻之亂卽有陶侃溫嶠之功國猶有人也而今亦不可見矣又下則山陽禪魏猶獲令終不事急急翦除而今亦不可復見矣至於萬乘求爲匹夫不得此牧人所以不願爲君也平王去舊京以下謂晉自遷江左而中原沒於鮮卑劉裕平姚泓修復晉五陵置守衛國恥甫雪而篡弑已成也峽中納遺薰蒸謂獯鬻史記五帝本紀作葷

郟周本紀作蕭育輩獂並迴峽蓋郟鄏成王定鼎于郟鄏今洛陽峽郟通也晉五陵在洛陽不敢顯言五陵故曰雙陵蓋亦以峭之二陵亂其辭其實若除宣景文三王不數則武惠二帝正雙陵耳三趾乃曹魏受禪之祥左太沖魏都賦莫黑匪烏三趾而來儀注延康元年三趾烏見於郡國裕受禪時太史令亦陳符瑞天文數十事也王子愛清吹以下則以子晉棄位學仙願世世勿生天王家之歎也朱公練九齒閒居離世紛乃遭亂世而思遐舉之心也天容自永固謂天老容成與下彭殤爲

對言富貴不如長生即楚辭思遠遊之旨也

嘉定縣安亭鎮新建震川書院扁其旁爲陶庵爲

畏壘亭以復先生故蹟因題其後

震川先生有慕於陶靖節因以名其室今予復慕

先生爲揭還此扁以寓景仰兼識數典不忘之意

云爾 陶庵

震川先生以嘉靖壬寅卜居安亭至是二百八十

八年矣尸而祝之社而稷之果與先生當日名亭

之意相應然則士患不志道耳安在荒江寂寞之

濱無知已耶書此以勗後來 畏壘亭

書江寧屈子祠堂碑記後

漢書地理志言屈原放流作離騷漢興吳王濞招致天下之娛游子弟枚乘鄒陽嚴夫子之徒興於文景之際而淮南王安招賓客著書嚴助朱買臣文辭並發故世傳楚辭然則吳之文章實由屈子發之百世之師其祀於吳宜矣今此祠雖造端於方外實吾道不可少之舉事有曠百世相感者非歟

惠氏四世傳經遺像書後

東吳惠氏以經學世其家乾隆中葉海內之士知鑽研古義由漢儒小學訓詁以上溯七十子六藝之傳者定宇先生爲之導也乃其先樸庵先生已有左氏春秋補注研谿先生有易傳春秋問禮問詩說半農先生有易說禮說春秋說大學古本說皆足以引伸墜緒扶翼雅言而半農先生爲粵東學政用五經試士士習丕變彬彬然多通經至今粵人思之以配食韓子云余撫吳六年於名賢碩德未嘗不訪求其遺蹟嘗取元龍仲孺定宇三先

生像刻入滄浪亭今其裔世昭復以三先生及樸庵四世遺像乞題夫畫像之興肇於成都禮殿所以圖寫先賢志其鄉往至子孫之摹繪祖父不過一家之私而已苟其人無可存將姓名且付子虛而像於何有若惠氏諸先生經師人師士林瞻仰所謂先睹爲快者非歟展挹之餘德暉如對聞其家紅豆樹已枯復茁君子之澤於世昭兄弟望之矣

題卓海帆收藏成親王書後

太白作蜀道難惝怳迷離若有神鬼出沒其間成邸此書亦天眞爛漫不可湊泊洵古今奇作有美必合者也海帆蜀人來往劍門棧道間此種境界猶或遇之

詒晉齋主人以書妙天下海帆同年得之最多茲觀所藏便面其畫之妙亦復如是可寶也

書家有氣骨神韻數者以氣爲主而骨與神隨之韻則尤難非襟懷超妙而涵養之深者不能右軍以後惟虞永興蔡君謨足以語此成邸書初學趙

子昂中間偶涉歐臨湘非其本色晚乃直入永興之室觀此卷可見其詩亦秀韻可誦足稱雙絶

題陳山仲像後

山仲陳先生者蓋前代隱君子也觀袁君所作行略庶幾好行其德者歟人固有希跡古賢而名不出於鄉里者然而天之報之必厚焉不於其躬於其子孫其將蒸蒸日盛哉莘田重摹遺像並書行略其上亦可謂數典不忘矣其像之前幅有女史王端淑舊贊題曰壬子乃明神宗之四十一年端淑爲山陰王季重女嘗言八男不易一女者其詞尤淸麗可觀云

題棲心閣扁後

趙芸浦先生嘗臥病夢至一精舍竹徑脩然甫欲入有僧止之曰子他日棲息於此無遽也其後以太夫人諱歸里偶步城西有古觀音庵恍若夢中所見因語僧築室其旁命曰棲心閣未蒇事而先生卒於京師遂葬焉今其嗣觴部君以遺言歸竟前願並繪先生像於其中而屬予補書閣額予惟先生之葬京師有戀闕之意乃心復欲棲神故鄉至性所存莫非忠孝之遺生天成佛殆又不足論已

書何祖柱所輯趙恭毅公自治官書後

武進趙恭毅公申喬以進士爲商邱令內遷部郎乞假歸用安溪李公薦
特起浙江布政使旋
授巡撫調湖南偏沅巡撫在任八年入總臺憲轉戶部尚書掌
國計十餘年卒贈太子太保祀湖南名宦常州鄉賢皆有專祠雍正時祀賢良祠公爲政嚴厲摘發如神名重天下而楚人尤稱頌之當吳三桂據衡州時民苦征役公至始大減火耗革徭役一切無藝

之征悉汰焉民困獲蘇閭閻尸祝雖婦人童孺無不知有趙撫院者百數十年來未之或衰也公治事悉出親裁從不假手書吏亦不延幕友在湖南時書吏何祖柱者長沙攸人日侍公几案心佩公之為政於一切奏疏文告皆手鈔之彙為二十卷又補輯其莅浙及入臺總戸部時各稾為四卷以附焉先是湘鄉人士有趙公實政錄之刻比何祖柱書成而公撫楚時政績大備其令睢陽時無留心掇拾者故事蹟無傳在浙亦然僅嗣君熊詔輯檗案略存一卷以此觀之楚人之報公深矣

書騎馬小像後

乙酉正月余自皖逃職入都遇畫士孫姓爲余作騎馬小照比成與余不甚肖而肖同里王立堂先生偶黃茂才德汲見之亦謂酷似其舅以語先生之嗣君遂來轉乞爲壽循之守因舉以贈之先生諱崇綱乾隆丁酉拔貢以四庫館寫書勞議敘州同在籍候選嘗主講中梅書院余時甫舞勺隨先君子黄江公修塔在城先生一日來過適見余屺思吟大加歎賞立成一詩贈余兼呈　先君子云一經授爾爾應珍不爾還思責子人筆陣有鋒

須自勵書田無價詎言貧食牛具力評非假懷橘輿悲語見眞我欲從茲呼小友莫教蘭玉點纖塵

先是署縣余公肇錫觀風拔予卷有小兒學語半未成聞聲已具食牛力之評故先生詩及之詞意珍重期許之中義存箴警可想見前輩風概云

陶文毅公全集卷四十三目錄

文集 辨 攷 雜說 策問

靖節先生爲鎭軍建威參軍辨

按顏延之有晉徵士尋陽陶淵明誄云先生卒於元嘉四年春秋六十有三以歷推之生於晉哀帝興寧三年乙丑其詩言投耒去學仕是時向立年向立者將近三十是以吳斗南何燕泉皆謂太元十八年癸巳先生年二十九爲江州祭酒也迨義熙元年先生年四十一從彭澤縣棄官歸遂不復仕則歸去來辭所序乙巳十一月也中間兩爲參軍一鎭軍一建威其歲月皆無可考趙泉山謂佐

鎭軍在乙未非也以歸園田居詩六載去還歸徵之當從乙巳逆數至隆安三年巳亥爲六載本集有始作鎭軍參軍經曲阿詩在庚子五月從都還之前其詩有登陟千里及山川行役之語知爲參軍時奉使馳驅之作所以知參軍不始庚子而始巳亥者以庚子詩有久遊戀所生及一欣侍溫顏再喜見友于等語若其年始出五月卽還是離家不過數旬安得云久遊而一再欣喜若渴語之津津耶計先生爲鎭軍參軍正孫恩在會稽起事寇海上至丹徒旋竄郁洲故參軍往來使事較多時

劉牢之以鎮北將軍開府鎮京口督軍擊賊其不稱鎮北而稱鎮軍者晉書王恭傳載都督以北爲號者累有不祥故桓沖王坦之刁彝不受鎮北之號恭表讓軍號而實惡其名然則牢之正嘗恭之後持節都督諸軍鎮京口而鎮北適有時忌先生爲其僚佐不稱鎮北而稱鎮軍正禮所謂從俗從宜也夫何疑焉至李善注文選引臧榮緒晉書宋武帝行鎮軍將軍此因其時別無以鎮軍稱者故以臆謂鎮軍即裕耳後世如葉少蘊輩或遂疑先生爲眞仕裕皆因善注之誤耳不知裕置留臺行

鎭軍將軍在元興三年甲辰三月先生方以憂居
尋陽明年三月爲建威將軍劉敬宣使都安能未
釋服而遽爲裕出耶先生辛丑七月假赴江陵聞
父訃祭妹文言昔在江陵重罹天罰是也頻年宅
憂在里故有懷古田舍詩癸卯十二月與敬遠詩
復言寢迹衡門下邈與世相絕又言高踏非所攀
謬得固窮節以此推之其肯遠涉以干裕哉若劉
敬宣則牢之之子與先生爲世好本傳敬宣與諸
葛長民破桓歆於芍陂遷建威將軍江州刺史鎭
尋陽其就近以參軍辟先生宜也通鑑劉敬宣在

尋陽聚糧繕城未嘗無備何無忌等雖敗賴以復
振明年乙巳三月乘輿反正於江陵留臺備法駕
遣尚書陶夔迎帝至尋陽達於板橋而先生亦銜
建威命使都經錢溪有詩是時安帝復辟光復舊
物故有眷彼品物存義聲都未隔之句其使都自
爲奉賀復位而往第考史劉毅嘗有憾於敬宣及
敬宣爲江州以無功不宜先毅等辭裕不許毅使
人言於裕曰敬宣不豫建義聞已授郡實爲過優
尋復爲江州尤爲駭惋敬宣不自安自表解職是
先生此行或因賀復位而即爲建威表求解職耶

敬宣旋以宣城內史召還而先生亦於八月以叔父夔爲赴彭澤在官八十日即歸矣其時又有建威將軍劉懷肅者當桓元西潰餘黨四百人襲破尋陽城劉毅遣懷肅討平之及劉毅等擊破馮該懷肅追斬之於石城乙巳三月桓振自鄖襲江陵懷肅與戰於沙橋斬之其人多隨劉毅在江陵非先生所從爲參軍者也至先生之不屈於裕史言自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觀其贈殷晉安爲太尉參軍云語默自殊勢亦知當乖分其詞極決蓋先生自入牢之幕與裕同官早已察見其不臣之

心迹是以拒之甚深至牢之北府兵最有名幕內
人才亦衆又嘗由鎭北進號前將軍晉制左右前
後四軍爲鎭衞軍又開府位從公爲持節都督者
增參軍六人文獻通考將軍總叙云漢有三鎭之
稱魏有鎭北之號其將軍以下屬官有長史有參
軍而參軍之目又有五曰兵曹曰騎曹均晉置又
有錄事參軍倉曹參軍胄曹參軍注並云晉元帝
爲鎭東將軍置謂之衞佐並爲美職此又牢之可
稱鎭軍而得辟參軍之明證也考晉書牢之參軍
著於時者劉裕而外尙有張暢之劉襲併先生爲

四而先生名尤高以時方競武故史不載而但見於詩然下視諸人已不啻鳳皇之於飛鳥矣

靖節先生書甲子攷

按淵明詩文於晉標年號宋惟甲子之說自沈約著於宋書而李延壽南史李善文選注相承無異五臣云意者恥事二姓故以異之猶約說也至宋僧思悅始創新論謂詩中並無標晉年號者所題甲子蓋偶記一時之事豈容晉未禪宋前二十年輒恥事二姓所作詩但題甲子以取異哉由是王復齋曾季貍吳師道宋景濂鄭仁寶諸人起而和之而先生之隱衷與史氏之特筆幾爲所汨此所謂以不狂爲狂也按北齊陽休之序錄言先生集

先有兩本行於世一本八卷無序一本十六卷故序目編比顛亂兼復闕少蕭統所撰八卷合序目誄傳而少五孝傳及四八目然編錄有體次第可尋是昭明之前先生集已行世五柳傳云嘗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則其集必有自定之本可知約去先生僅十餘年必親見先生自定之本可知編意自定之本其目以編年爲序而所謂或書年號或僅甲子者乃皆見於目錄中故約作宋書特爲發其微趣宋元獻私記云隋經籍志宋徵士陶潛集九卷又云梁有五卷錄一卷唐志陶泉明集五卷

今官私所行本凡數種與二一本不同有八卷者卽
梁昭明太子所傳合序傳誄等在集前爲一卷正
集文之亡其錄錄者目錄也是先生集別自有錄
一卷而沈約云文章皆題歲月者當是據錄之體
例爲言至唐初其錄尙在故李善等依以作注後
乃亡之遂淩亂失序無從校勘耳假令先生原集
義熙以前亦止書甲子永初以後或幷紀年號休
文無端造爲此說則當時之人皆可取陶集核對
以斥其非豈有歷齊梁陳隋俱習焉不察李延壽
反采入南史李善又取爲選注哉休之謂昭明編

錄有體次第可尋編意昭明自加撥校必依先生
自定之目一以編年爲序若如今本孰能尋其次
第思悅等但據題上所有甲子爲說不知今集自
庚子至丙辰十七年詩止數首而壬寅甲辰丙午
丁未辛亥壬子癸丑甲寅乙卯等年俱無一篇辛
丑遊斜川詩轉不在編年之內其非舊次亦可見
矣余門人涇縣趙紹祖謂先生未必首首題年號
甲子不過於一年所作之前題之而阻風赴假等
詩蓋偶書甲子於題首後人刪其每歲所標之甲
子而此數首甲子以在題上故不刪其說近是若

宋景濂謂先生淸節不待書甲子而後見則似未

審所爭書不書者非甲子乃晉宋之年號也不書

宋號正孤臣惓惓故朝託空文以見志者王厚齋

謂與箕子稱殷祀陳咸用漢臘同意眞先生曠代

知已異說紛紛可以息其喙矣

開梅山攷

曾子固元豐類稾中有本朝政要策內南蠻一篇言宋興嘗設廣捷之兵習標牌之器其後又益澄海之師皆以備蠻之爲疆埸害也蓋及其輒動而我之所以威附之術可得而談者有用兵深入伐而克之興國之初翟守素之平梅峒是也有兵已克破赦而受之咸平之間曹克明之收撫水是也有計能屈屈之納以忠信章聖之世謝德權之靖宜州是也蓋兵不足以克則赦不能以來計不足以屈則信不能以收此古今之通理而智謀者之所

易覩也今溪峒往往爲東南之憂而議者不謀威畧一欲懷之以利是見其一未見其二也云云據此則翟守素之平梅峒固嘗深入而克之惜史缺有間不可得而詳耳其命翟守素之詔則玉海亦載之從來譚吾邑掌故者皆以章惇開梅山爲稱首而不及翟守素之績故書此以備修邑志者之稽攷焉

雜說

小時見一時文有云瀟湘雲夢之間其人多詐不知何本或云此因楚人多詐一語而杜譔耳按楚人多詐語出史記酈食其傳所謂多詐者乃謂齊非謂楚也且楚亦秦漢時之楚非春秋時之楚也酈生傳云漢王欲捐成皐以東屯鞏洛以拒楚酈生因曰今田廣據千里之齊田閒將二十萬之衆軍於歷下諸田宗彊負海阻河濟南近楚人多變詐足下雖遣數十萬師未可以歲月破也臣請說齊王使為漢而稱東藩夫項羽起江東都彭城為

西楚而齊阻河濟所謂南近楚者指徐邳淮陰之地今江蘇北境徐州淮安揚州等府是也揚州人或舉此語以詢湖廣因戲謂之曰子何爲數典而忘也聊記之以儆不讀書而妄談者

閻百詩著四書釋地頗有可採而將八股時文連篇累牘載入殊乖典雅至其子詠謂孟子言南蠻鴃舌即今之永州人亦載入釋地中夫春秋時楚都郢中在今之湖北江陵縣永州在其南相隔千有餘里其爲楚地已在羈縻之列逮孟子時楚徙都陳且東遷於壽春矣北距滕國不過三百餘里

是以文公行井田而許行陳相之輩皆聞風自楚而至以其相去甚近也若謂許行爲永州人則江陵距孟子時之楚已千餘里更南去千餘里而至永州乃能負其耒耜朝發而夕至殊非情理且楚東徙時秦已取鄢郢及洞庭五渚永州更在洞庭之南八百餘里已非楚地中間更隔宋魏諸國安知滕之行井田而涉遠以至哉以此釋地其有譽兒之癖乎

庚午科四川鄉試策問

問漢儒說易皆有師承其以彖象文言雜入卦中始於何人李鼎祚之集解分割序卦之文以冠各卦吳澄之纂言雜取繫辭傳之語謂爲文言錯簡不疑於亂經歟書有今文古文而又有中文其名何昉武成錯簡朱子與程子不同禹貢九河蔡傳與朱子各異其去取當何從歐陽氏謂孔子刪詩或刪其一章或刪其一句一字能綜舉否毛詩小序流傳最久宋儒詆之者如朱子鄭樵王質尊之者如吕祖謙范處義說各不同能分別言之否春

秋三傳所載經文如盟蔑盟昧尹氏君氏之類互
有異同可悉數諸左氏於獲麟之後書及悼之四
年公穀於襄二十一年書孔子生皆非筆削之本
經諸如此類能詳言歟大戴禮記存者四十篇其
與小戴同者何篇小戴四十九篇隋志謂小戴所
定祇四十六篇其三篇爲何人所增
聖朝經學昌明多士研習有素盍以所業著於篇
問陳壽三國志荀張北之遷固王通目爲高簡是
壽固良史才已然壽本蜀人何以蜀志反多缺畧
志之名起於漢書以紀天文地理禮樂刑法諸典

制壽乃名全書爲志而並不作志於例宜否開濟如武侯而貶以將畧非其所長忠雅如蔣琬而詆以未盡治小之宜所論當否寇蜀帝魏壽爲晉臣統緒相承尙爲有因司馬光資治通鑑亦仍其說豈別有見歟習鑿齒漢晉春秋欲以正統予蜀劉知幾章望之之論亦然張栻經世紀年以先主繼漢獻而附魏吳於後蕭常郝經之續後漢書亦然能詳舉其文歟裴松之之注三國志多於原書數倍果有功於壽歟後人又有三國志辨誤一卷於陳志裴注皆加訂正亦有可採歟知人論世尙論

所資多士潛心史學將以備

彤廷著作之才其以稽於古者言之毋隱

問守令爲親民之官有養則必有教漢書載循吏六人後漢書載循吏十二人其能以興學校修庠序爲任者凡幾人舊唐書循吏四十人新唐書循吏十五人其以增興學舍著者爲何人論者謂兩漢循吏雖多惟董仲舒相江都有儒者氣象而漢循吏傳不載韓愈令山陽守潮州皆著異績而唐循吏不載豈以二人皆大儒不可以吏目之歟宋儒如周濂溪之在南安程明道之在晉城朱子之

在南康其所設施能舉數諸文翁以文學化蜀其
後高眹仿其治法增設禮殿繪古聖賢像於其中
王素席益皆嘗摹之爲圖能詳言諸他如李膺王
商以修學爲先與夫吳資廉范張詠趙抃皆卓然
有治績在蜀能縷述諸我
皇上澄敘官方大法小廉多士生際
昌期當通經致用將因言以覘所蘊焉
問文章家談藝之作始於典論其後論列益繁鍾
嶸詩品所分上中下三品位置果悉當歟三品之
中各系以小序謂某人源出某人其說不傷於武

斷歟陶潛渾然元氣論者或稱陶謝或稱陶韋或稱陶柳三人之詩果與潛相近否韓愈稱李杜文章光燄萬丈而謂六朝衆作等於蟬噪然李白平生低首謝朓杜甫自云頗學陰何豈六朝亦有不可廢者歟元白齊名論者謂元不逮白蘇黃齊名論者謂黃不逮蘇然歟否歟釋皎然詩式之分爲五格張爲之主客圖呂居仁之江西宗派圖果不易之論歟他如司空圖之詩品嚴羽之滄浪詩話歐陽修之六一詩話李東陽之懷麓堂詩話多有精言多士含英咀華根情苗言將和聲以鳴

國家之盛有所心得其備言之

問書爲六藝之一鍾王而後墨蹟益繁其傳刻之多莫如蘭亭當以何本爲最二王並稱觀世說所載其父子間議論各有不同何歟虞褚歐薛唐稱四家顏柳諸人魄力益雄論者有謂唐人無不工書能各舉其得力之由歟宋米芾著海岳名言極詆歐薛顏柳又詆同時蘇黃諸人而自詡其書爲刷字果確論歟明楊愼墨池瑣錄於顏米皆有不滿而獨推趙子昂爲得晉人法董其昌初頗詆趙晚乃稱其功力之深將趙書固二王之後勁歟書家

論斷有分爲九品者見於何書又有神妙能三品之目始於何人劉次莊摹刻閣帖各加釋文於字旁其先有創此例者始於何時孫過庭書譜竇臮述書賦朱長文墨池編姜夔續書譜諸所論列足爲考鏡之資歟

聖世同文之化光於曩古臨池執筆多士竝而習之其條析以對